



过年前,我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。一路上她都在自顾自说儿子这几年念大学的经历。期末考试后她问他能考多少分,那位儿子说:“第二名应该有的。”于是她问我,“你说这意思是不是他也可能考了第一啊?”她又说,其实这几年大学生都没好好念书,好在儿子很幸运,接下来的实习应该能赶上了。“开船主要还是要会开”,听她这么说,我也才意识到他未来可能的职业也是正义上的“司机”,和母亲的工作是相似的。“你知道吗?”她接着说道,儿子的导师已经帮他签约了很好的单位,未来去开船,一个月会有多少薪水,到了年底拿到“全年安全驾驶”又会有多少奖金。我觉得很有意思,她的快乐里还包含着未来一年尚未发生的事,她一定是很高兴才会这样乐观地期待着。“我儿子不太想去崇明开船,但是崇明离家更近……”我恭喜了她一路。快下车时,不知为何,我还想让她再开心点,就说:“下礼拜你生意要好了,同学都提前返乡了。”她突然回头看我,这一瞬我才看到她的脸,眼睛里都是光。然后她问我:“那你返乡吗?”天色忽然就暗了,且夕之间我感到我们的距离有了一种超越消费服务的距离。

我想到春天时到浦东的距离,曾经像太平洋那么远,乡情真是一种可以被反复建构的深沉思念。下车前我对她说,“祝贺你培养了那么

好的儿子呀!”她很害羞地摆摆手。前几天,我又遇到了一个健谈的司机。他再度让我想到自己。司机是位大叔,和许多“刻板印象”中健谈的司机一样,我一上车他就自顾自开启了倾谈的模式。他说他有两个女儿,年纪只差两岁,但“同父异母”。“我很希望她们能一起吃个

亲爱的司机们

张怡微

饭,但她们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你说为什么不可能?”他完全不在意暴露自己的隐私。我也只能随便说,“在旧社会倒是可能的,可惜时代总是在进步的。”他沉默了一会儿,问我:“那今天是阴历月初几?”我刚好看了手机日历,“二月二十一。”我回答。他说:“再过十天,我要过生日了,她们都要来看我。可惜她们在新社会不能见面。我只能上午见一个女儿,下午再见一个女儿。”我说:“喔唷那你就不能上班了啊!”他说:“那当然,过生日上什么班!”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沉默了一会儿,又问我:“那今年父亲节是哪天?”我说印象中要天热的时候才有父亲节了,他说:“那么晚吗!不过那天她们也要来的。”我说:“叔叔你真喜欢过女儿啊。”他笑了笑。他说:“我大女儿是一个医生,学历很高,是博士后,穿的衣服都很贵。我小女儿是个老师,学历不高,人也朴素,但是对我很大方。我大女儿

很小气,她出国留学,我还给过钱,但过年的时候,她只愿意给我两千块!我很气的。”从浦西到浦东的路有些漫长,这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说那些并不真说得到一块儿的话。我在心里盘算,是说“两千块蛮好嘞!”还是说“那你就和小女儿多要好一点好嘞!”最终也就“哈哈哈哈哈”而过。他好像十分需要我的认同,哪怕是场面话,他也爱听。可话说得那么多,毕竟是不认识的,我总不好意思问,“那为什么她们只差两岁,却来自不同的妈妈呢?”那位医生的母亲,应该也很不容易吧。

生活被压缩在出租车狭小的空间里。司机面对前方说话,我则和他们面朝同一方向,这有些镜头语言的意思,并不很日常,反而像一种表演。生活的力量在表演中呈现出压缩的戏剧效果,铁皮做的汽车外延就是舞台或是镜头的边界。

我想起去北新泾考驾照那天,从地铁站到考试点有很长的一段路。我叫了一辆“摩的”,司机是启东人,在寒风呼啸中也硬要聊天。他朝着大路前方说,“还是生女儿好啊!儿子结婚花了我两百万!”彩礼名目繁多,给丈母娘的“肚皮痛钞票”要一万八千八。我也对着前方喊,啥叫“肚皮痛钞票?”他说,就是丈母娘生女儿时肚子很痛。我问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说这个红包?他喊道:“专门的呀!就是专门的‘肚皮痛钞票!’”……寒风呼啸而过,一条马路都能听见,想起来,可算是沉浸式戏剧了。

迎着晨曦,奔朋友之母丧。匆匆南逾秦岭,致了奠礼,便辞商洛,再北越秦岭,以归长安。三行人,王峰驾车,我和方英文一向无术于机械,遂只能乘坐,往返皆如此。

至牧护关,当地作家杨先生于斯备餐,倾意招待。饭讫,说:“这里有秦岭村,处秦岭之巅。韩愈祠虽然很小,不过值得看一看。”过韩愈祠,不看一看吗?”感情且至诚,遂谒韩愈祠。

停了车,款款步行。一个缓缓的转弯,抬起头,就见两崖之间,有路通天。春风浩荡,俯冲而来,直袭脸面和腿脚,但感到的却是一种助产荣华的力量。天地大明,万物竞毓。拾级向上,是平旷之地。有屋孤立,此乃韩愈祠。

建筑颇新,红漆的门窗尤显其新,不过墙上的砖是老砖。周围也有几件包浆甚厚的础石,皆为旧物。树还未生绿叶,然而缠在枝干上的红绸不惜春风,放任招展。

隔壁远望,山阴松短,草拟返青。日光所照,一片翠绿。天含峰峦,是无穷无尽的蓝。我蓦地意识到,春风浩荡,其来有自

过韩文公祠

朱鸿

啊!

韩愈其人,性格明锐,不诡随,不苟合,喜欢议论。争辩便要胜出,且总是急躁。他又深受儒道影响,过分积极,这些无不强化了韩愈固有的性格。

建议唐宪宗不要迎佛骨入禁中,愿望没有错,然而其语言又狠又残。他说:“事佛渐谨,年代尤促。”又说:“事佛求福,乃更得祸。”唐宪宗事佛,意在久长,但韩愈却偏偏认为事佛不能久长。唐宪宗勃然大怒,甚至要用生杀予夺的权力,终于贬其至潮州任刺史。韩愈作了检讨以后,唐宪宗仍耿耿于怀,指出:“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。”年促者,短命也。

韩愈的天资何等聪慧,知识又是何等渊博,经历又是何等丰富,但他却在表达上出了问题。从他的语言中会嗅出诅咒的气息,这是谁也难以接受的。他忽略了语言禁忌,甚至忘了人情物理。他更是沉浸在对儒道的想象之中,夸张了自己的使命。他误会了世界,显得天真。他想改变历史,可惜

错了,是因为历史自有运动的规律。也许韩愈是对的,其在自觉地挑起重任,理当推崇和嘉奖。也许韩愈的牺牲,才创造了他的一种伟大吧!

不过亏他还是一位文学家,竟以语言之讳犯了罪。韩愈在表达上连李斯也不如吗?连东方朔也不如吗?若对语言反复推敲,应该不会招祸且取辱吧!

韩愈背负着惩罚,离开了长安。他走蓝武道赴潮州,岂料秦岭大雪,其马不前。何况秦岭纵深400华里,实乃艰难困苦,几乎要死。选择牧护关一带置韩愈祠,以纪念昌黎先生,根据充分。顶峰在这里,穿秦岭,此地不仅是畏途,而且确是危险之至。仰止之情,也会油然而生。韩愈祠是否营作于唐末或宋初,不可知。幸有一方嘉庆重修韩愈祠之碑,立于院西,风化且漫漶,从而见证了起码的时间。

虽然曾经被推倒,成了废墟,不过韩文公祠毕竟得以恢复,吾辈可以纪念了。

王峰年轻,口拙而手捷,须臾之间,不知从哪里采摘了一把鲜花,谨重地放在了檐下。



边看边聊

真是孤陋寡闻,过去只知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之说,却不闻此“说”尚遗漏一句:“中有云间松江”,补上这一句,才是对“天堂”美景的完整描述。其实,以“云间”指代松江是自古有之的。最早可上溯至西晋,文学家陆云在京城自称“云间陆士龙”;元末明初大文人陶宗仪在文中写道:“至正丙申间,避地云间……”;现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在《柳如是别传》中,屡屡出现“云间柳如是”字样……

“云间松江”与松江的“云”

陈歆耕

岂止是一朝一地的问题。明代大儒方孝孺因拒绝为新皇朱棣登基起草诏书,并斥骂其为篡臣贼子,被处以极刑并株连“十族”。这在中国历史上,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惩处了。在这一惊天酷刑中,松江士人甘冒被诛杀的风险,想方设法,护卫其子,使得方家有一子幸存于世。

——此种侠肝义胆、人间大爱,读来要让人涕泪滂沱的。以此掌故为蓝本,是可以创作《赵氏孤儿》那样的戏曲或可拍成电影的。

书中有一些趣事,读来令人喷饭:明代冯时可曾养一鹦鹉。婢女们为讨好小妾,教其鸟称小妾为“夫人”,时可觉得不妥,让鸟改口,鸟终被小妾所害。

——鹦鹉何罪,遭此劫难?小小逸事,折射出的是人性中难以根绝的痼疾。

……用不着多举例,有兴趣的读者可捧读其著,以窥全豹。

先生崇尚“文章实自不当多”的理念,认为“文章的高下、优劣,决定的因素是文、质,而非长、短”,“为文求达意,意尽,文当止”。诚哉斯然。

长文章写好固不易,短文章写好更难。看看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、苏轼的《赤壁赋》、龚自珍的《病梅馆记》,都只有寥寥数百字,却被千古传诵。在作文多以繁赋为美、绮靡为美、浮华为美、煽情为美的当下,先生秉持以简朴为美、短而意赅为美、短而纯粹为美、意尽则止为美的文风,令我格外钦敬!

如果说松江之美如在“云间”需仰观,先生则如松江上空的一片“云”:时而浓,为耕耘者遮挡烈日;时而雨,滋润桃李花卉绽放结实;时而如虹,让更多读者品鉴其文质兼具的文字……

先生已至耄耋之年,长我近两轮。1959年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,其后任松江二中语文教师多

年,再其后成为上海市政府授予的“特级教师”、上海市中学语文教材编撰专家,在教学、编撰教材之余,从事文学创作、古典文学研究,在十年前已有煌煌10卷本《吴春荣文稿》面世。

尤其令人难以企及的是,先生80高龄生病动了大手术后,仍勤耕不

辍,几乎每年有新书面世。我曾在电话中,劝先生以休闲养生为要,不必再在故纸文字堆里煎熬劳神,先生称其阅读、写作作为人生至乐,放弃则更无益养生。我理解了,先生视阅读写作为其生命的一部分,岂能轻易割舍?

(本文为吴春荣新著《共品香茗》序言节选)



龟背春兰(剪纸)

奚小琴作

站在网红肠粉店门外

蔡旭

这时,我站在广东江门市河记肠粉店门口。这里是电视剧《狂飙》的拍摄点之一,正反一号安欣与高启强就在这店里吃肠粉。

《狂飙》风靡全国后,各地游客跟着《狂飙》游江门,这家河粉店,成了网红打卡店。

我也是跟着这股洪流来到这里的。肠粉是广东常见的美食。正如主演之一张颂文所述:“把大米磨成浆,放进一层层蒸屉中,片刻拿出已成了嫩滑的肠粉。”

当然,制作时还会加上馅:肉,蛋,花生,腊肠或其他美味。不过,剧中人吃粉时,竟没有放酱油。这引起了广东观众纷纷扬扬的议论。

我也是广东人,自然明白挑剔得有理。能坐进店里体验一把该多好,不过这是不可能的。店里店外人山人海。买粉的人排着长队,连街上参观的人都围了几层。

我只好同许多慕名而来的人一样,想拍一张照片留念。后来才发现,我的身影也被别人挡去了一半……

我不得感叹,一部文艺作品竟会给一座城市带来这样大的影响。作品到底好不好,竟可以用脚步来投票。



夜光杯

时尚

关于人才问题,

读书的美,几乎是自古至今所有人齐心协力维护的共识。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这种从气质入手的内在美到了近代就开始让渡给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”的形态美。等到了整体忙碌奔波的现代,最打动人的可能就是“安静是你身体里最好的东西,我想翻出来看看”……

关于看书的人为什么美,我其实并不执念于要有如何的脖颈线条或是纤长的指尖,甚至不是正经坐着都是个无所谓的问题。书店里盘着腿席地而坐的姑娘,披散着微蓬的长发,总是会让我眼前一亮。

若是能遇到一头栽进书里

的人,看着他眉梢上挑,嘴角抿起,光线照在皮肤上有隐约蕴起的情绪起伏,那种克制之后的生动最是动人。好书也大

摆出一副爱读书的样子就够了

施政

多克制自持,最大的任性是不写了,比如曹雪芹可能就是下不了手写贾宝玉如何变成贾政,所以就不写了……读书人最大的任性当然就是不读了,但又如何,放下了这一本,自然有另一本等着你去上当。

读书的人,有时候期待自己是错的。比如看侦探小说的人一定会期待作者提供一个颠

覆的答案。这样的人,在如今这个一言不合就人肉全家的网络时代言语环境里,该是多么珍贵呢?不过珍贵的人也是有脾气的。宝玉为什么娶不了黛玉,必得是众人在各自的位置一步步推演出来的结果,若只是让王熙凤直接使一出调包计,那脾气再好的读书人也是要拍桌子的。毕竟偶然性在真正的悲剧面前,一文不值。

而读书的人大半也不会执着于欢欢喜喜大团圆的结局,多有一种既可以欣赏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也懂得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的包容。

如此想来,做一档读书节目的理由就很充分了,毕竟安

静、克制、包容这样的优点都是我长久以来朝思暮想的。在已经完成的四期里,有以前少读的史志、散文和诗歌。对我来说史志太硬,而诗歌太软,读起来都难。但若不难,只在自己的舒适圈里读书,又未免过于流俗敷衍了。盘点一下身上所剩无几的长处,犹有余力的只剩生动、勇敢。

那就往困难的路上去走走看看?或许会得一个像约翰逊博士评论莎士比亚的说辞一般的评价:并不精彩,可居然讲完了,令人吃惊……到时该如何回复我都想好了,不说话,只摆出一副爱读书的样子就够了。

七夕会